

随园

编辑:柳再义 (025)83279183 E-mail: jsgrb_liu@163.com

说话

刷马桶解恨 余昌彩

老公有一个习惯:每次和我吵架的时候都会去刷马桶。从里到外,从上到下,直把咱家的两个马桶都刷得锃亮透光,一丝不苟,他方肯罢手。而原本那满腹的怨气,惊天的雷霆,竟然都会随着污浊的消失,而完全消散殆尽。
“亲,采访一下吧,你为什么一和我吵架就会去刷马桶?”终于忍不住内心的好奇,在憋了三年之后,我还是问出了口。“因为我高兴!”这厮竟然想也没想张口就答。“高兴?嘿嘿,你这嗜好还真是可爱,看来我得和你吵吵才行!”我调侃道。“可以啊,不过以后就得你自己准备钱,自己去买了。”“准备钱去买?咱家的洁厕净不是刚买的吗?”“不是买那个,是买牙刷!”“牙刷……”我好像有点明白了,“天啊!你竟然用我的牙刷刷马桶!难怪每次我的牙刷都会莫名其妙失踪,难怪你会那么好心地带我去买!”“嘿嘿!”“听他这笑,我就能想象出当时的当时,那人的心里是怎样的阴暗,怎样的狡诈,怎样的偷着乐。呜呜,我三年来无辜遭罪的牙刷们啊!”

今生跟定你 王俊星

孩子的爸爸很注意身体健康,常看一些关于健康的小知识。一天,他看了一则健康小知识:吃瓜子容易致癌!他从此不再吃一颗瓜子。
我喜欢一边看电视一边嗑瓜子,茶几上常放着瓜子。孩子的爸爸就劝我别吃瓜子了,我不以为然:“现在人,谈癌色变,这也不能吃,那也不能吃——瓜子,可是中国的传统零食,没了瓜子,就没零食了。”
从此,我们家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,我和孩子的爸爸一起看电视,我嗑瓜子,他喝水,他是绝对不肯吃一颗瓜子的。
见他如此,我就越嘲笑他是个书呆子,他绷着脸,坚持着。
终于,有一天,他忍不住了,捏了一颗瓜子,吃了,一会,又捏了一颗,一会,干脆抓了一小把。
看来,美食的诱惑远远大于对疾病的恐惧。
他自嘲地说:“我今生跟定你了,你吃瓜子,我就吃。”

冬天的树 丁立梅

在冬天,我常常不由自主地会为一棵树停下脚步,一棵掉光叶子的树。
那棵树,或许是棵银杏,或许是棵刺槐。或许是一棵苦楝树。它们一律的面容安详,简洁清爽,不卑不亢,不瞒不藏,坦露出了它们的所有。没有了蓊郁,没有了喧哗,没有了繁花灼灼,果实丰登。可是,却端端正正得叫你生了敬畏和敬重。
偶尔的鸟雀,会停歇在它裸露的枝条上,把那当做椅子、凳子,坐上上面梳理毛发,晒晒太阳。它也总是慈祥地接纳。
风霜来,它接纳。
雨雪来,它接纳。
岁月再多的涛光波影,也难得撼动它了。它在光阴里,端坐。鼻对口,眼对心,如“打禅七”的禅僧。
智利诗人聂鲁达说,当华美的叶片落尽,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。一棵冬天的树,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。
它让我总是想到那次偶遇:
是在南边小镇。年老的阿婆,发髻整齐,穿着香云纱的衫裤,端坐在弄堂口。风吹过去,吹得她的衫裤沙沙作响。人走过去,花红柳绿地摇曳生姿。她只端坐不动,与世界安然相对,榆树皮似的脸上,不见喜悲。
年轻时的故事,却是百转千回层层叠叠。家穷,兄妹多。那年,她不过才十一二岁,就南下南洋打工。所得薪金,悉数寄往家里。一段日子,苦撑苦熬,兄妹们终于长大成人。她从南洋返回后,自挑夫头,成了一个立誓终身不嫁的自梳女。
那个年代,女性的地位低下

一炉火,一盏灯

余显斌

“围炉读书,灯光可亲”,这是汪曾祺的话。汪曾祺的小品文,善写闲逸生活,长描恬淡心情。文字以淡笔行来,毫不着色,浅浅两句,营造出一种生活的舒适,一种心情的闲淡,让人读了,心向往之。
一个火炉,一盏灯,还有一本书,这是一种山水田园生活,是一种写意的读书法,是陶渊明所羡慕的,可是,他又无法做到。陶氏读书,也仅仅是南山锄豆,或采菊归来,坐在茅檐下读一册《山海经》,吟上两句诗,何曾享受过这八个字所描述的清福?
这样的环境,在我所住的小城,也很难找到。平日里,人事纠缠,名利得失,让人如陀螺一般,几乎一刻不停。有时拿本书,手机一响,读了一半,扔下书本,匆匆离开。这样,既唐突了自己的心情,也唐突了书。
这样的地方,只有山里还能找见。
每年寒假,任务一完,假期一到,我就归置行李,再带着几本书,匆匆坐车离开小城,回到家里。我的家在一个小小的山沟里,窄长的河道旁,住着几十户人家,一条车路顺着人家门前延伸,一直延伸到白云深处去了。在这儿,没有钟声相催,没有工作相逼,每天睡个懒觉,九点起床,是最正常不过的了。起床之后,牙一刷,饭一吃,拿一本书,挑一盆火,就慢慢读起来。
假期读书,别读太专业的书,这样有一种沉重感;也别读太深奥的文章,绞尽脑汁,实在划不着。
此时读书,应是小品文,我认为,最好是汪曾祺的小品文。
有人说,汪曾祺是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位士大夫;也有人说是美学家。其实,他本身就是一个美学家。因为,他的心里装着美,笔头也沾染着美。

她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,爱上了一个穷小子。结果可想而知,父母千挡万阻,不让她与他交往。可那颗已经被触动的凡心,像脱缰的马,不停地向外跑。父母威胁说,如果他们在一起,将不会给她一分钱的。她不管不顾地与他在一起,过起了从来没有过的穷日子。
他们在城市的边缘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,屋子里空空如也,什么摆设都没有。他买来各种颜色的涂料,两个人把屋子刷出了童话的色彩。唯一的装饰品是窗边的一串风铃,那是穷人的音乐,在他们贫穷的时光里,为他们的灵魂带来一丝慰藉。
早餐常常是男人准备的,因为他总是宠着她,让她睡懒觉。每天他上班之后她才起床,桌子上有准备好的早餐,当然少不了一张纸条,提醒她今天要做的事情。那些不断更新的小纸条代替了他们之间原来说不尽的情话,她有一点点失落,却仍把那些小纸条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。
为了多挣些钱,他开始不停地加班,每天很晚才回来。同事们打趣道:“新娶的漂亮媳妇,就那么放家里,能放心吗?”他憨憨地笑,心底美滋滋的,干活更有动力。他不想让她知道自己这么劳累,每次电话打过来,问他为什么还没到家的时候,他都说和同事在打牌或者洗澡,只为了不让她担心。
时间久了,她有些受不了了,每次他回来,她便忍不住埋怨他。他也累了,胡乱吃一通饭,倒头便睡。接连很多天都是这样,她开始怀疑,他的心是不是不在这个家里了。

糖的上面是盐 朱成玉

每天不厌其烦的唠叨,终于让好脾气的他也忍不住了,和她第一次有了争吵。她毕竟是有钱人家的乖乖女,从小到大的委屈,哪里会忍受他的责骂。一气之下,回了娘家。
他发疯一般给她打电话,请求她的原谅,她正在气头上,索性关了手机。
火气渐渐平息之后,她开始念起他的好来,想到他对她无微不至的呵护,她的心一下子柔软起来。从家里出来的时候,她什么都没带,只带了那些纸条。在被思念咬噬的夜里,她忍不住拿出那些小纸条来,它们仿佛贴在膏药一样,贴在她思念的患处,为她止痛。
她把那些纸条展开,不自觉地念出声来:菜炒得不能太熟;把调料都准备好,再把菜下锅;牛奶必须热一下再喝;糖的上面是盐……一阵风把她手中的纸条吹落,无意间她看到,每张纸条的背面竟然也写着字,粗心的她却一直都不知道。原来,每张纸条都是两面的,正面写的是“正事”,背面写的是他对她的“情话”。她忍不住细细地读了起来:爱你爱到七分熟;生活不是做菜,不会把所有调料都为我们准备好;我吻了杯子,你喝牛奶的时候就是在吻我;日子是咸的,但我们可以把它过成甜的……
念到这里,她忽然停住,心仿佛被什么绊住了。
是啊,现在的日子是咸的,但只要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,就会把日子过成甜的。



母亲牌干菜 积雪草

晒,直至菜色黑红发亮才会重新收入坛中存储起来。
母亲做得最好吃的是干菜烧土豆,干菜汤,梅干菜炒肉末,梅干菜包子等等,母亲自创的梅干菜菜系,当真是百吃不厌,而且手边现成的食材,随便什么,配上梅干菜都会非常好吃,简直像变戏法一样。
后来,大学毕业,我去了外省工作,吃母亲做得梅干菜的机会越来越少,每次回家,母亲都会提前准备好一大包,给我带回去,也只好让我留着解馋。
朋友一边说,脸上露出一边露出馋相,我想起我的母亲,每年秋天,也会

理解,对梅干菜的本来面目还是很陌生的,不但相见不相识,而且也并没有觉得十分好吃。
说起梅干菜,朋友如数家珍,一脸的陶醉。他说,我母亲有一片小小的菜园,每年秋末冬初,她会采摘新鲜的芥菜,油菜,白菜之类,放进盆里加盐盐渍,待菜变软后,便收入坛中,一层盐一层菜,最后把坛口封严,过个两三周以后,把菜取出晾晒,便成了咸鲜美味的梅干菜。
说起来很简单,做起来工艺很繁琐很复杂,每次做梅干菜的时候,母亲都当做一件很神圣的大事来做,几蒸几

变着法儿做各种各样的干菜,给我留着慢慢吃。比如萝卜干,青翠的萝卜,切片或切条,腌制晾晒,变成萝卜干,萝卜干可以酱制做小菜,也可以烧排骨。比如干豆角,新鲜的豆角上锅蒸六七分熟,然后晾干,变成干豆角,干豆角炒肉片是我的最爱。比如鱼干,用新鲜的小鱼,腌制晾干,然后在锅里煎或蒸,那滋味,那香味,贯穿整个人生。
每一个母亲,手中都有制做干菜的独家秘方,制做出来的干菜,让每一个儿女,让家人一辈子记住,不管走到哪里,那份藏匿着爱的干菜都会通到胃里,会记到心上。
天底下最不怕麻烦的那个人,是母亲。天底下记住你肠胃的那个人,是母亲。无论你走到哪里,你的喜好永远是母亲心上的一个不写字的账本,不用看也知道,你想吃什么,你爱吃什么。

A large advertisement for 'Our China is Red' (咱中国多红火) featuring illustrations of children, a QR code, and text promoting national values and patriotism. It includes the slogan '有国才有家' and '咱中国多红火'.